

營養口糧



李燕樵

小學臺語教師。喜新戀舊，熱愛生命與生活，對人事物充滿好奇心。樂在閱讀、寫作、旅行及一切新奇有趣的事物。

因「年齡的增長」與「剩餘的時間感」一直鞭策自己得用賽跑的心情把生命故事寫下，透過文字爬梳自己的情感，也釋放心中滿盈著對生命的敬意與生活中難以言喻的點滴感動。

都過了三十幾個年頭了，每次來到「國父紀念館」，不免幽幽地想起當年，在星空夜晚，坐在廣場人行道旁長椅凳上，那個吃著「營養口糧」的少女。

好不容易找了個不傷感情的好理由，搬離寄宿得不甚愉快的遠房親友家，因半學期的臺北新生活均固定在兩點一線的生活機能線上遊走，並未建立其它地緣關係，迫於學校新學年開始之際，不得不又帶著戒慎恐懼的沉凝心情，再度寄宿另一個鄰居友人的店家。父親為我不得不如託孤一般地向家鄉親友開口尋得暫時居處，但語焉不詳的承諾，讓一心想繼續升學的我，陷入是白天在此學藝或只是借住但另謀其它工讀維生的窘境。

老闆是兩位臨二十歲年紀，名副其實年輕貌美的親姊妹，就只大我二、三屆。那時沒能升學的女孩，最夯、最時興學的「工夫」便是「電頭毛」。小學畢業後三年四個月的職前學藝生涯，學得精湛的一技之長，兩姊妹便合開一家坐落在臺北仁愛路巷內的美髮店，因自小時便識悉，年紀又相仿，少了點陌生感。

就在來店的次日，從家鄉來了一位真是投奔學髮藝的剛小學畢業的小妹妹，一個叔伯仔的女兒，我是認得的，這使我略略省去只我一位新人的尷尬。

開店門、打掃、擦鏡、拖地、清潔毛巾……，像是修行徒弟的基本功，每

天沒少的。等客人上門的時間，讓報紙翻來覆去的刷刷啪啪，回應著心跳聲。門外市場叫賣的吆喝聲，聲聲鬧著耳鼓，小吃攤攤滾燙的煙，都能飄進來迷濛眼睛。四個女生每個人窩成一個形狀在自己選定的角落裡，「靜默」此時最是難挨的，所有事情的發生，就只能在心裡作工。

「等待」讓店內每個人都像狼犬聞風便能嗅得獵物一般的警覺，有個影子接近時，立刻啟動腎上腺素，起立、立正、站好連續動作完成，把臉上微笑的弧線拉好以迎接賓客，在跟前引導入座、奉上報紙、在頸項圍上毛巾……。客人與姊妹倆的一舉一動，新生戰兢地候著端詳，甬提尋常似的動作也讓自己緊張的手腳一霎時進化成老人家的身子骨，做什麼都是卡卡的。橫豎耳朵聽著姊妹與客人聊話著東西家常、影圈八卦，客人離開後，姊妹會重點提示客人的身家，還有哪壺是不能提的。

生性好學的我，總不願把時間白白花浪費掉。時間成本、心理成本是我一向在意的，心想「一天和尚一天鐘」，即便沒能學到美髮本事，至少能多了解一個行業，對我也算是一種知識報酬，我就這樣掂量著，因此從不怕做事，去做了、看了、聽了，便學到了。「柳A汪周鐘沈新張愛臺，勞點、勞罵、恰

把……²」，按自己思考邏輯做了小抄，默記一些專業術語，我是好奇寶寶，對引起興趣的事物，「知識生佇喲裡³」總愛打破砂鍋問到底，非弄個清楚明白不可。

空檔時，幫兩姊妹洗頭試力道，端坐的頭顱讓人深怕手上的清水罐釀成顏面水災。

再有，拿著假人頭，學著剪髮流，上捲子。當「小妹」幫客人洗頭，那一隻隻硬指甲輪流開岔，二姊讓我坐在客人的座位上，幫我一二修剪，那份尊榮，心裡受寵若驚，除去後來當新娘子的那一次，這也是唯一的一次被當客人修整指甲的款待。

在店裡有個自家人般的好處，可以免費洗頭和剪髮。姊妹倆的「目色巧⁴」手藝好，輕輕巧巧地一顆流線型髮式便完成，這是從當學生身分以來自認為剪得最好看的髮型，配上自然捲的髮性，只需用幾隻手指輕輕撩撥，便能

2 柳A汪周鐘沈新張愛臺，勞點、勞罵、恰把……：數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代稱；勞點指指定，勞罵指客人，恰把指買單。

3 知識生佇喲裡：開口問了就能明白、學會的知識。

4 目色巧：眼尖，看到什麼就能機巧地應對什麼。

梳理出讓學校教官誤解成像是電燙過的一樣，好看極了。為此難能可貴的好師傅、好造型，日後雖離開店家，每次到了髮長不中留的日子，依然忠誠地回去給姊妹倆剪髮。在學校的最後一年，過了「一日剃頭，三日蔥頭」的時間，趕緊去找家照相館，拍出一張甚是滿意的畢業照。

夜眠時，一頂雙人的上下鋪，攤著兩張摺疊椅，只剩兩條腿交叉側身的行走空間。姊妹向新人倆詢問：「妳要睡床還是摺疊椅？」姊妹一家子都是長腿高大，我眼睛一掃，一張躺椅只容納得下一個不得翻身的人形，怕是姊妹兩腿一伸直，腳踝都得跑到外頭來，又是店家老闆，於情於理，都該睡床的。小妹妹天真地回應要睡床鋪，我不敢僭越主客分際，趕忙說睡躺椅。那樣單薄的一張細銅管摺疊椅，人鋪在上頭，煎魚似地怕搓破了皮，輕悄悄地挪移身子，稍一動靜，更怕驚醒只隔著一隻手臂距離的在異鄉奮鬥的同鄉人。每晚像是還在尋思如何挪個舒坦點的睡姿，隔著鐵拉門外的菜販嘈雜聲天便亮了！

在店裡的第一頓餐，大姊操起半米杯量的米挪到眼前問：「有夠嗎？」我想著平日裡一餐兩碗白飯起跳的胃碗，卻口是心非地應答：「夠！」小妹妹一看就是未懂世事的小孩，天真老實，她是我們四個女孩當中最瘦小，活像卡通卜派的女友「奧莉薇」卻也是食量最大的。晚餐時，當她正一匙一勺滿添著第

二碗白花花的米飯，被二位姊姊不可置信地訕笑時，真慶幸自己當初選擇說謊是對的。

我眼睛瞅著桌面上鋪排的菜肴，用視線把它劃成四等分，每次扒著如電視演員做戲的小口飯量，夾著盤算好的配菜分量，往牙縫上塞，含在嘴裡的米粒散成體操隊形，混著口水翻滾著。其實是想多逗留些時間，讓眼睛用餐吃個飽，但筷子才稀疏地起落，盤子就只剩下水彩的留白，碗裡也僅留幾個尖頭的米粒在哆嗦，最後，我倒了一杯溫開水灌進喉嚨裡，把胃裡的空隙填得剛剛好，順便也把在夏日涼了的心稍微回暖一下。雖話說計算米糧是省去都市處理廚餘的利便和年輕小姐愛美的身材保持及職業形象，但也著實看得出經營一家店，需開源節流的艱難。

某日大姊心血來潮，抓了人們午覺時刻的空檔，做了份家鄉的甜點，而我心裡暗想，她那薄身子應該同我一樣，肚子也有鬧餓的時候。用太白粉混著水在滾水花裡划攪勾芡出時而透明時而濃稠濛濛灰的汁液，灑上幼糖，擠少許檸檬汁，誘惑出沒出息的涎水，好像是這輩子吃過最特別最被記性停住的佳肴，四個女孩，圍攏在狹小的廚房裡，一人盛上熱呼呼的一碗，真是好吃慘了！

洗浴時，無意間看著自己的身形正細微地從童年到少女然後漸漸暗轉，慢

慢要長成成年的女性，而這三餐吃進去的食物卻僅夠維持旺盛的新陳代謝的基本消停。

我永遠記住「四七」這個數字！這是從國中以降，首次低過五十的體重數字。瘦削幫了忙，生平第一次居然有同學稱讚我那不知何時因凹陷了雙頰悄悄變成修長漂亮的瓜子臉，這有別於過去從小到大，圓潤飽滿臉型的號稱，我為著別人眼中的自己暗自竊喜，並看著始終略顯渾圓的身材，逐漸變得玲瓏有致，小腰一把的輕彈蛻變成女人的前奏曲，我當此為喜訊來平衡飢餓帶給我对人生的空虛感，也似乎感覺到自己沒長那麼鄉下來的土樣兒了，舉手投足也因要配合這個身形而感到秀氣許多，再不敢輕易對自己隱身的美麗與細緻去一眼帶過。

每晚十點各校夜校生如潮水般的洶湧波濤湧入了臺北市公車內，彷彿北大西洋的寒暖流交會地帶，密集洄流的魚群，常常書包頂著別人的腰臀，自己也成了他人的墊被。此時肚子逮到了申冤的大好機會，常態性地在晃動的車廂內輾轉飢腸地開始呼天搶地地吶喊狂嚎，好像車內人全是青天大老爺的陣仗，底下總會有機靈多事的嘍囉明察秋毫。環周人聲哄哄，我卻感覺肚內鬧聲陣陣，就要衝破車頂、貫徹雲霄，響得整車人都能聽到，而我卻羞得無處可逃！

下車後，掂量荷包，避開亮晃晃地透著暖心黃色光的櫥窗，沒買愛吃的香噴噴的麵包及一切看起來可人且足以撫慰人心的食物，橫切進入國父紀念館區內是離店家最短的距離，眼界可及的是一群輕快跳著舞的、閒散走路的、推娃娃車的，更多的是一對對的戀人或牽手或依偎或在樹叢邊上卿卿我我……。廣場上盡是休閒的人潮或幸福家庭、甜蜜戀人的展場，一派的美滿人生顯現在我眼前，而我趑趄拉著自己暗夜散在燈下的晃影子，鞋比腳還疲累，日子過得比風吹樹葉還來得無聲無息，誰都沒覺得少了什麼的，往遠日子想去，怎就覺得三年的工讀生涯像是牢刑，服一日少一日地算計著，可怎麼那麼長著，像消失線也沒個底的空茫。

那穿著白衣藍裙背著書包的女孩坐在石板椅上，掀開書包拿出既便宜又擋餓一包十元的「營養口糧」，然後喀嚙一口……一口……啃著，硬餅的脆響聲轟炸著腦門，然後鬆坍脊背面無表情地，眼睛茫茫面對眼前巨大宏偉的建築和慢慢移去的人影。

她在心裡獨白著十七歲的人生，沒驚動任何人……

質樸、直白地敘寫十七、八歲時，就讀於夜校、在美髮院工讀，「過得比風吹樹葉還來得無聲無息」的日子。作者善於揀擇事件加以細膩地描寫，對於睡鋪的分配、食量的自我克制，都詳實可感，既記錄了當時物資的窘迫，也具體而微地烘托出寄遇異鄉的謹小慎微。作者敏於學習，又善於察言觀色，通篇文章洋溢著一股不卑不亢的態度，不僅表現在待人接物上，也是面對命運的姿態。文字上，酌量使用美髮業術語，建立起專業感與臨場感，大量使用俗語、諺語，營造出庶民的趣味與智慧；結構則通透曉暢、易讀。

——王盛弘

得獎感言

很多故事一直藏在心裡跟著年齡一起長大，一篇往事的回溯，是心情記事也紀念一段年少歲月。

生命中所遇見的那些人，發生的那些事都不會白來一遭，它都將化作心靈養分，滋養未來的人生。感謝生命中所經歷過的人事物，感謝所有的曾經。